

諸佛菩薩，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居士：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來介紹中國禪宗五宗的曹洞宗，我們今天就來講道元禪師，他是開啟日本曹洞宗的祖師。那麼道元禪師在日本出生，他出生在一個貴族的家庭，但是好景不長，三歲父親往生，八歲母親往生，我想這雙親的逝世帶給他很大一個的震撼，讓他對人生生命有了一些思考，所以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在日本出家。

那麼他有一天在廟裡面讀《般若經》的時候，突然對經文所描述的就起了疑問，如果一切佛性法身都是自然的話，那我為什麼要發菩提心？那麼就帶著這個疑問就一邊修行，一邊學習，二十四歲那一年有同參就邀請他到中國來求法。

當時中國是宋朝的時候，那麼他們就搭船來到了中國，船上的一個同參就是當時要求他的這一位同參就先到了天童寺去參方。道元禪師因為他本身還沒有受菩薩戒，所以沒有辦法一起入這個道場或者戒壇去學習，所以他就留在了船上面三個月。

道元禪師在中國停留了四年，那麼在這四年裡面，當然後來遇到了他的善知識，他的恩師就是曹洞宗的第十三代的祖師天臺如淨禪師。除了曹洞宗的如淨禪師以外，在遇到他之前，他遇到了一個和尚，這個出家人就是他在船上停留的三個月裡面遇到了所謂的老典座。所謂的典座就是代表在廟上煮飯，在廟上 kitchen manager（廚房負責人）。

自古以來大家都不要小看廚房 kitchen，上人常常講「廚房是訓練祖師的地方。」那你想，在廚房訓練祖師的會是什麼樣的程度呢？所以果然這位在阿育王寺擔任典座的法師呢確實是不一樣。他那天是因為要出城，要買一個日本生產的這種菇類，要拿回去煮，然後供養十方僧。

道元法師遇到他以後就說：「你這和尚，天色已經晚了，要不就留下來在這個船上好好結一個緣，來互相討論佛法。」但是老典座非常嚴肅道：「不行，天再晚了，我一定要趕回廟上，好準備明天的飯菜給大眾。」道元禪師說：「不過就是煮飯嘛，那沒有人會煮嗎？你一個人不在，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不缺你一人。」老典座就說：「不不不，這是我的工作，這就是我辦道的，這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修行，我怎麼可以讓給別人來做呢？因為這是我的修行。所以我出來的時候，我也沒跟廟上請假，所以我一定一定要回去。」他的這種態度，對於工作認真的態度，還有甚至把在廚房裡煮飯當做是他的修行，這樣子的一種精神震撼了道元禪師。

我想當時因為道元禪師剛從日本來的，日本當時的廟上出家人是不太需要去管這些事情的，而且道元禪師因為也是出身貴族，學問也非常好，所以對他來講，那些事情都不用做。那麼道元禪師就想再勸他說：「你都年紀這一把了，戒臘也這麼高，為什麼不去坐禪辦道參古人的話頭呢？幹嘛還要勞煩去做這個典座，這有什麼好事？」老典座就笑他說：「你這個外國人未了得辦道，未知得文字在。」就是說你這個外國人雖然是個出家人，也不懂什麼叫辦道；是個讀書人，也不懂的什麼叫文字。

這時候道元禪師一聽，真的很慚愧，所以就問：「那什麼是文字？什麼是辦道？」老典座的回答就說：「若不磋過問處，豈非其人也。」那麼事實上這個『磋』，我們可以講是蹉跎；『錯過』，也就是說你不要去錯過那個當下，你只要注意那個當下，辦道的當下，讀文字的那個當下。你不要去切磋過那個當下，那還有什麼問題呢？

這也就像我昨天講的「只這個」，大家還記得嗎？就是「這個」，我們常常就是錯過「這個」。所以讀文字的時候有讀，沒有道！辦道的時候有辦，沒有道！所以典座雖然這樣回答，但是他其實還是沒有瞭解到底是什麼意思。所以他們兩個就相約，典座約他就去阿育王寺，說：去那找我，我們來商量商量，切磋切磋什麼叫文字道。

那麼後來他們相遇了，其實是老典座離開了阿育王寺去找道元禪師，他們見面以後非常的開心。道元禪師繼續問他：「到底什麼是文字？什麼是辦道？」所以典座就說：「學文字者為知文字故也，務辦道者要肯辦道也。」簡單的說，就是說學這個經典這種文字般若，目的是要知道這個文字般若透露出來的觀照般若跟實相般若，不是把它當做一種文學或者是文章來閱讀，充實自己的一個知識；所以學文字者，你要知道這個文字它要透露的這個意義。那麼務辦道者，想要辦道、想要修行的人，要肯修行。所謂的肯修行，就是不管你在哪裡，不管你做什麼事，你只要肯修行，你都能修行。道元禪師說：「那什麼叫文字呢？」典座就講：「一二三四五。」那道元禪師就繼續問：「什麼是辦道呢？」典座就說：「遍界不曾藏。」也就是說，遍法界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辦道的地方。

這一位典座事實上就是把道元禪師的這種所知障，幫他把它打破了，他侷限在文字的一個一定那個是，修行也一定那個是，因為典座為他這種現身說法，他顯然是有所領悟。所以可以說在這個啟發裡面，道元禪師在典座的身上，看到了中國禪宗的遍界不曾藏。所以我們知道，前面的法師也介紹到中國的禪宗，事實上，你修行跟工作是要並行的。所以就是所謂的「搬柴運水，處處是道場」的這種禪風。

回去日本以後，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典座的教訓》，在裡面就詳述了中國禪宗歷代的祖師。我們知道六祖惠能大師也是在廚房在磨這個磨、為山老人、靈佑禪師，很多的歷來古來的這些祖師大德在廚房裡面是怎麼修行，怎麼樣在工作裡面去悟到他們的這個本來面目。

所以就構成了道元禪師他的一個觀念，就是所謂的「修證一如觀」，他認為佛性跟修證，你必須在做中。修就是你的工作中，修行當中去印證經典的道理；印證了以後，你也要在工作日常裡面去實踐。就是所謂的「修證一如」，修不會妨礙證，證也不會妨礙修；也就是所謂的「修中證，證中修」。

所以《華嚴經》念完後，歡迎留下大家來幫忙打掃，體驗《華嚴經》裡面的道理。

那麼我們說他在中國停留四年的期間，其實是最後遇到了如淨禪師，在這之前他遇到的其實都是臨濟宗的祖師或者臨濟宗的法師，但始終一直沒有真正讓他感覺解開了他的疑惑。後來他想離開中國，他想要回去日本，可是又聽說有一個曹洞宗的祖師，第十三代的祖師如淨禪師在弘法，所以他想：「姑且我就去看看好了。」

如淨禪師其實在道元禪師要來之前一晚他作夢，夢到了曹洞宗的初祖洞山良價禪師，他夢到了初祖那個樣子。他夢裡面知道這個是良價禪師，可是那個樣子就是道元禪師的樣子，果然就跟他隔天看到了這個日本來的出家人長得一模一樣，可是他前晚夢到的是洞山老人。所以果然師徒兩人就非常的有緣，見面就一見如故。那麼如淨禪師他的道風是非常嚴格的，他是說：「我可以一天不開悟，但是我不能一天離開這個蒲團。」就是打坐的蒲團。所以如淨禪師非常強調打坐，他認為打坐的目的就是要「身心脫落」。

所以他最痛恨看到他的弟子在打坐的時候睡覺，他如果看到他弟子在打坐的時候睡覺，就會像上人一樣說：「混吃等死熬歲月。」他會跟他們說：「人家在家人都要很辛苦的工作，你卻在蒲團上睡覺。」所以有一天一個弟子在打坐中睡覺，就被如淨禪師大罵一聲：「參禪是要身心脫落的，你只是不打坐，只管打睡，你能有什麼作為？」所以當時在旁邊打坐的道元禪師雖然沒有被打，可是他突然聽到這個「身心脫落」這四個字，突然就豁然大悟。那麼如淨禪師也用這個「身心脫落，脫落身心」來認可道元禪師他的這個心境。

所以我們講「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孩子會打洞。」所以道元禪師回去了日本之後，承襲了師父的這種「只管打坐」的這種禪法，就開創了日本曹洞宗的這種修行。

那麼其實講起來「只管打坐」，這四個字重點在哪裡呢？各位覺得？可以說是只，或者說就只管打坐。打坐當然可以換成很多，就像這樣：可以只管吃飯、只管睡覺、只管上廁所，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只管這件事情」？還是又跑去管其他的閒事？那麼這個只管打坐，管，重點要怎麼管呢？所以禪師就教我們要怎麼管，管就管你的身跟管你的心。那麼管你的身呢，就是管你就觀察你在打坐裡面的這些身體的變化，你都很清楚，可是你不用去想它為什麼，但是它的出現，你都非常的清楚，因為你沒有打瞌睡。

所以這就像我們講的默默的照著這些個變化。那麼前面有看過，其實「只管打

坐」是從曹洞宗的「默照禪」改良出來的，儘管方法、手段不同，目的和精神卻是一樣的。

第一個，一定要管住你的姿勢，坐的姿勢、坐的感覺，慢慢的你的身體的感覺會沒有，沒有的時候就剩下心，我們講的身心脫落。剩下這個心的時候，你就要去開始觀照這個念頭。就是現在身心脫落，身脫落，現在就要心。但是身體雖然沒有感覺，但念頭裡面還是非常的混雜，你不是睡覺就是昏沉，那就不用講了。你就是清醒的時候，念頭裡面還是非常多的東西，所以必須去放下它。就是想什麼念頭起來，然後非常能夠清楚，常常講說：「念起能夠覺悟」，覺悟以後這個念頭就沒了，不是被這個念頭牽著轉。就是比如說我們在想什麼，其實我們自己不是很清楚的，連自己想什麼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在打坐的時候，那個東西都很明顯，就是要去能夠知道，一個念頭起來，有了，然後就放了。有的人還不願意放，能放的放了以後，還會有另外一個念頭又跑出來。

所以「只管打坐」的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就是你用這個念頭一直在看著自己打坐，觀照這個念頭裡不要有其他的雜念出現。所以就是說心就像一面鏡子一樣，什麼東西到前面來，不只是感應它的樣子，而是你沒有給它變化，你也沒有給它化妝，只是讓它現出它本來的樣子。所以心裡面都沒有雜念，雖然有看到、有聽到，重點在這個有看到、有聽到；不是睡著了沒看到、沒聽到；是有看到、有聽到等於沒看到、沒聽到。就是上人常提醒我們的就是「眼觀形色內無有，耳聽塵事心不知。」那這樣子「只管打坐」就是「照而常寂，寂而常照」，就是你一直在觀照，但是你沒有去起分別的念頭，雖然很安靜的坐在那裡，其實怎麼樣？你不是在睡覺，你是很清楚的在觀照這個內心。

就說我的心雖然沒有向外面去攀緣，但是我也不是呆在那個地方，像死木頭一樣什麼都不知道。所以「只管打坐」它的一個基本的精神，就是說要讓「姿勢動作」去體驗「姿勢動作」。所以我們講，打坐這兩個字其實是可以被任何的事情去取代掉的。所謂的姿勢讓動作體驗，就是說你只有在做的事情，沒有在做的這個人。不要以「自我」為自我，不要以「他人」為自我，也不要以「環境」為自我。因為真心所謂的他人自我，其實他是一種虛妄，是一種無常的，不是常住的。可是我們常常講，我在吃飯、我在睡覺、我在工作，這個我就抓得很緊，所以「只管打坐」就是要放開它，只要你去體驗你的姿勢動作，只有做的事，沒有做的人。

所以我們一直把這個我執去放手的時候，我們的意識就不會隨著外境流轉，慢慢的觀照的智慧就會增長。所謂的觀照的智慧事實上就是我們的本地風光，我們本來的般若智慧。所以所謂的本地風光，本來就有，你只要不要再加東西在上面，它本來就有。所以說你只要管著打坐，你不要再加東西在上面，你就可以安住在這個本地風光上面。

所以到這邊，就是介紹所謂的曹洞宗以及曹洞宗的初祖，然後還知道日本曹洞宗，中國的曹洞講到日本的曹洞，乃至現在曹洞宗的這個打坐的一種禪法。事

實上講「只管打坐」，明顯具體的表現出來曹洞宗的一種禪法。

今天是最後一天，所以我還是時間有點緊湊，但我還是想要來稍微講一下關於虛雲老和尚承接五宗的法脈，振興六大祖庭。我們這個系列介紹中國禪宗五宗，那麼靈佑法師有提到說，中間有些宗斷續了，是虛雲老和尚把它承接起來的，那麼我們今天就以這個來作為這個系列的一個總結。就是到底虛雲老和尚是如何來承接五宗的一個法脈，然後他承接的一些情況。

如果大家有跑道場的話，應該知道有的道場是臨濟的，有的道場是什麼的，有的道場當然是淨土的，淨土宗。在我們介紹的系列，那請問金佛寺到底是什麼宗的道場？好，這個答案等一下就會知道對不對了。

	宗門始祖	虛雲老和尚 嗣法	法號 (內字外號)
為仰宗	靈祐禪師	第八世	虛雲德清
臨濟宗	義玄禪師	第四十三世*	德清性徹
曹洞宗	良价禪師	第四十七世*	虛雲古巖
雲門宗	文偃禪師	第十二世	虛雲演徹
法眼宗	文益禪師	第八世	虛雲古巖

*虛雲老和尚出家鼓山，鼓山自明代以來，臨濟曹洞並傳。妙蓮老和尚即以臨濟接曹洞法脈者也，蓮老以兩宗正脈赴之虛老。

我這邊這個表格列出來，五宗的初祖靈祐禪師，義玄禪師，那這個順序為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是按照他在中國行程的先跟後，所以為仰是最早形成的，法眼是最後形成的一個宗派，法眼最後形成，法眼也是最早沒落的。

那麼中國禪宗五宗沒落，也其實不只是有法眼宗，為仰宗也沒落了，雲門宗也沒落了。大家其實可以在表格上看到，虛雲老和尚接法，為仰宗是第八世，臨濟宗接到第四十三世，你看那個數字，懸差得非常的大。所以你看臨濟跟曹洞那個四十三世，四十七，可見它事實上是從唐代形成，事實上一直是代代相傳，中間這個香火、法脈就是沒有間斷的，它其實一直代代相傳。但是我剛剛講了那三宗，中間就間斷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宋朝，唐朝興起，宋朝就沒落了。所以一直到虛雲老和尚把他承接起來，我們才可能在現在這個時候找得到這五宗的接法人，所以現在我們才有這五宗的接法。

虛雲老和尚的臨濟跟曹洞宗的接法，是直接從他的剃度師妙蓮老和尚接下來的。那麼另外三宗到底怎麼接的呢？我們可以稍微來看一下，我就是以為仰宗為例來看一下虛老當時怎麼樣來遙接，遠遠來接這個已經斷續的宗派。

虛雲老和尚遙接為仰宗的因緣

- 因湖南寶生法師等懇請主持大為山密印寺而發心承嗣為仰宗。
- 虛雲和尚說：「余居南華。甲戌夏，長沙郭涵齋寬慧居士、南岳寶生長老、與九成了照首座等，相繼由大為山來，懇請興修大為。意以此宗居五家之長，惜乏後嗣，致祖庭息焰，現系濟宗鐘板。此次遭匪焚毀，盡為灰燼，決議改弦更張，恢復為仰一脈。大眾以予壽高腊長，為諸山敬信，請余繼振為仰宗。余因南華未能謝責，情不獲已，勉循記載。」

文字很多，我簡單的說，一定都是有人請法，那麼以為仰宗來講是因湖南寶生法師來請，虛雲老和尚來接這個大為山的密印寺，所謂密印寺就是為山老人創的這個道場。因為當時的情況，雖然是為山，為仰宗的祖庭，可是裡面其實都已經是臨濟的鐘板，等於是臨濟的道場。

所以寶生法師就說，這個祖庭因為當時大陸的情況就把它毀壞了，所以我們就趁這個機會，就把為仰宗復興起來，就請虛雲老和尚回來接這個為仰宗。

- 查此宗是靈祐祖師起，四傳至芭蕉慧清，其徒繼徹起演二十字，「繼」字下應是「妙」字，順次以紹先宗。然書載宋三角志謙及興陽詞鐸二公止。一說二公為昆仲，同嗣報慈韶祖作六世。一說志謙為六世，詞鐸為七世。今因此宗傳承甚少，故雙存之，以興陽詞鐸嗣三角志謙為七世。以後已無考據。茲以詞公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以待後賢，紹續無窮。

虛雲和尚將為仰宗傳承世代確定為：

- 第一世 為山靈祐禪師
- 第二世 仰山慧寂禪師
- 第三世 西塔光穆禪師
- 第四世 資福如寶禪師
- 第五世 報慈德韶禪師
- 第六世 三角志謙禪師
- 第七世 興陽詞鐸禪師
- 第八世 虛雲德清禪師

虛雲老和尚就著這個文獻上面可考的、找得到的，就一路一路往上找，就從第一代靈佑禪師、第二代慧寂禪師，一直找到了第七代詞鐸禪師，之後第八代就已經找不到到底是誰從詞鐸禪師這邊接下來。所以虛雲老和尚就用他自己的名字，德清的這個「德」字，就當做是第八代的傳承。

我剛剛講這個所謂用自己的名去寫這個源流，就是像我們一般的家裡面有所謂的族譜，就是小孩子取名字，爸爸父字輩有自己的一個字，孩子有另外一個字，跟我們世間的這個家譜其實是很像，你去查就知道他是哪一輩的。同樣的五宗裡面也有這個「源流訣」。

我記得近康師她在講法眼宗，文益禪師講的這個《禪門十戒論》裡面，就講到當時禪宗的一個現象，就是你雖然是禪宗的弟子，可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你的名字怎麼來的，你搞不清楚那個輩分。所以這個「源流訣」雖然跟開悟沒有關係，你不會背也不影響你開悟。可是如果你是禪宗道場的弟子，你必須要明白你到底是接承哪一派、哪一宗，你的名字到底又在哪一個位置上。

所以在這個「為仰宗源流訣」，大家看到第一個字詞，第二個德，「詞德宣衍道大興」，「詞」就是就是接詞鐸法師這個詞；「德」就是虛雲老和尚用他自己的名字，「德清」來作第二個字；然後「衍」，把它寫了這五十六個字，七八五十六，這五十六個字就是為仰宗的源流訣。

為仰宗源流訣（虛老繼演）

詞德宣衍道大興。戒鼎馨遍五分新。
慧焰彌布周沙界。香雲普蔭燦古今。
慈悲濟世願無盡。光昭日月朗太清。
振啟拈花宏為上。圓相心燈永昌明。

• 詞鐸禪師、德清禪師

所以大家知道上人這個宣化，上人這個宣是怎麼來的呢？因為虛老把這個為仰宗的第九代的傳人傳給上人，所以用「宣」這個字給了上人的一個字，就是「宣化」。那麼為仰宗第九代的傳人，只有上人一個人嗎？其實這還很多的。像我們知道的海燈法師，海燈法師也是從虛雲老和尚接下的為仰宗的第九代傳人，是「宣明」。還有像香港的聖一法師，聖一禪師，聖一法師他也是接第九代，他的法號是「宣玄」。

虛雲老和尚按此派字傳為仰法嗣，為嗣法人取法名均用「宣」字。

傳為仰宗第九世弟子有十多人：

宣化度輪禪師（美國三藩市）、宣玄聖一禪師（香港寶蓮禪寺）、
宣揚性福禪師（雲居山真如寺）、宣明海燈禪師（雲居山真如寺）、
宣雲滿覺禪師（雲居山真如寺）、宣成達定禪師（雲居山真如寺）、
宣傳月川（傳印）法師（廬山東林寺）、宣慧禪道禪師（湖南郴州南
禪寺）、宣德紹雲禪師（安徽含山褒禪寺，雲居山真如寺、雲門寺、
少林寺首座）、宣法自壽禪師（雲居山真如寺）、宣明心明禪師
（香港石溪）、宣道淨慧禪師（黃梅四祖寺）、宣聖悟法禪師、宣
聖法通禪師、宣航晚融禪師

• 宣化度輪 （1956 年傳付于雲居法堂）

宣為妙義振家聲，化承靈嶽法道隆，

度以四六傳心印，輪旋無休濟苦倫。

• 宣明海燈 （1956 年11月傳付于雲居法堂）

宣演無上微妙法，明徹靈虛性相通，

海涵三千無遮障，燈照法界度有情。

如果是為仰宗的道場，那我們應該用哪一個字？如果上人是傳為仰宗給我們，只有為仰宗源流決給我們起這個法名。「衍」啊？請問這裡有「衍」的嗎？你們是什麼？有「果」的吧！有「親」的吧！都沒有在這個源流訣上出現。所以上人並不是傳為仰宗給我們，那是哪一宗？臨濟宗？不是！上人是傳「金頂毘盧派」給我們，這也是禪宗。

這個禪宗，目前在中國的東北是很盛行的。在中國東北長白山有一個支脈，所謂千山的那一帶。千山是一個靈氣很好的道場，所以很多的佛教、道教修煉的人都在千山那邊修行。千山目前的佛教，禪宗主要是金頂毘盧派最多的。很多仙、道、佛都在那裡修行。

那麼我們的名字到底從哪來？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的祖師是誰？對，我們的祖師不是靈佑禪師，因為我們不是為仰宗的。所以我們的祖師是寶誌禪師。認識寶誌禪師嗎？你們認識啊？寶誌禪師是誰？你們都認識啊！是誰？總得講一點來歷吧。寶誌禪師作的這個梁皇寶懺嘛！誰叫他作的？梁武帝。所以可見這個金頂毘盧派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有了一個傳承。梁武帝又是誰，認識吧？記得他跟達摩祖師會過面。達摩祖師那時候來，當然給了梁武帝一個當頭棒喝，就「沒功德，沒功德。」結果達摩祖師就去面壁九年啊，然後才有這個五宗的形成。

達摩祖師來的時候中國也沒有臨濟，也沒有曹洞，也沒有為仰，什麼都沒有，可是有金頂毘盧派。

那這樣講起來，金頂毘盧派比五宗還老。可是也不知為什麼，到現在擠不上五宗的位子。在《禪門日誦》有記錄這個五宗的法脈，這本《禪門日誦》在中國和香港的版本就有記錄金頂毘盧派的源流。

很開心上人告訴我們。所以寶誌禪師演的二十八字，最後一個字我畫起來是「昌」，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名字沒？「親」、果」這邊都沒有，因為用完了，這二十八個字用完了。

金頂毗盧派源流訣

- 金頂毗盧派源于南朝齊梁時，由寶誌禪師演派二十八字：

寶樹成行德蓮香，志願極樂懷安養。
紫金憲古永遠在，毗盧性海萬事昌。

用完了沒關係啊，文筆好的就寫，所以昌海禪師就是那個「昌」字，繼承這個「昌」字輩的這個昌海禪師就又寫了四十個字，所以在這四十個字裡面，我們終於找到自己的定位了。你在哪？有「果」的，有「親」的，但沒有「傳」的。所以這個「常」就是常智大師，因為是常智大師為上人剃度的，所以剃度上人以後給上人的法名就是「安慈」。

金頂毗盧派源流訣

- 後由昌海禪師續演四十字：

聞定靜宗道，慈福真法德。
正善印義祖，普弘信玄妙。
崇現本來少，性空圓明照。
思修常安果，親傳無為教。

- 常智大師、安慈法師

我們現在都知道上人就是宣化上人，宣化度輪禪師，但是大家要知道那個是為仰宗的傳承，但是真正上人傳給我們的是金頂毘盧派。上人的金頂毘盧派是從哪裡接的，誰給他的？對呀，師父給的嘛，就是你的也是師父給的，上人的師

父就是常智大師嘛！不是上人自己遙接的，是真的從常智大師的手上接下這金頂毘盧派的這個輩分。所以當上人傳這個「果」給我們的時候，上人就講：「你們要很珍惜這個『果』，你們的『果』是很少，很少的，很少的。」我們就知道有多少，今天終於明白真的很少。不過雖然少，但是上人是對我們是寄予厚望，所以希望我們能夠「親傳無為教」。所以我想當然也因為上人在東北出家，所以也許就在當時就剛好就是金頂毘盧派，這也可能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我想上人是想要把這個法脈，能夠把它留住在這個世間上。

所以大家很寶貝的啊！不過不管是金頂毘盧派，不管是臨濟、曹洞任何一宗，我想最終都是要明心見性，還本還原。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阿彌陀佛！